

吴开斌 著

另类人生二十年

九十度
老校友 李銳 

中国文化出版社

吴开斌 著

另類人生二十年

九十復
老校友 李鏡

另类人生二十年

作 者：吴开斌

封面题字：李 锐

特约编辑：刘庆云

装帧设计：林德锋

出版：CHINA CULTURE PUBLISHER LIMITED

中国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社址：2/F F88 HO SHEUNG HEUNG SHEUNG SUI NT

E-mail: dahuang0710@163.com

印刷：EAPrint Co.Ltd

开本：32 开

字数：260 千字

印数：1000

发行时间：2007-5-17

刊号：ISBN 962-86334-9-1

定价：H.K.\$96.0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展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，是一个特殊年代的弃儿为那个特殊年代勾勒的写生。虽未重笔敷彩，只略显凸凹，已足使过来人噩梦重惊，而为年轻人一展奇观。在那个特殊年代里，有人生而含冤，死难瞑目，而作者却得以目送那个特殊年代进入坟墓，自己反倒存活下来，盼到了新时期和煦阳光的照临。如此说来，作者又是一个幸运者。

我和作者同于1954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。这一年，一同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除了35名中国学生之外还有六名朝鲜留学生，分为两个班。开学不久，中文系成立朝鲜留学生辅导小组，吴开斌、姚中琦、丁昌明、方雨晴、史大浩和我六人被指定组成留学生辅导小组。开斌和我被调整到同一宿舍，从此开始了四年朝夕相处的大学生活。

开斌知识广博，勤于思考，口若悬河，才华横溢，是班级公认的翘楚。1956年以来“广开言路”，号召人们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”我辈学子不懂政治家的“阳谋”，以坦诚之心畅所欲言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风云突变，“言者无罪”变成了“言者有罪”。一位曾被鲁迅锡号“才子……”的大学者，应时倡言：“无罪者，言之无罪；有罪者，言之有罪。”于是，班级内十几名年轻人被视为先天有罪，既然如此，自然在数难逃，一网打尽。从此，我与开斌又一同步入“另类人生”。

开斌从1957年黄花落叶的秋天戴上右派份子帽子，到1978年百卉待发的5月摘掉右派帽子，其间经过二十寒暑。书中记述了他怎样度过这不堪回首的二十年。可以看出，他在千钧压力、万般折磨之下，并未沉沦湮没，仍在不断思考，以身感悟，位卑不忘忧国，时思致君尧舜。其拳拳之心，虽百折而终不有悔。

开斌当年，倜傥不羁，指顾言谈，迸珠落玉，其景其情，历历犹在余目。1962年夏，他从湖北沙洋农场去潜江县周矶农场看我，彼此欣庆重逢于落拓之际，虽不免几分悲凉，犹幸盛年未衰。2005年10月，武汉大学中文系54、55级同学聚会于母校珞珈山，旧雨辞世者几三分之一，而在世者皆年登古稀，开斌虽仍健谈如故，体力则衰不及矣。2006年冬，开斌忽罹心肌梗塞，昔日同窗互相传告，人人悬心，经及时抢救，幸得康复。当其重病不省之际，同学们慨才人不遇之悲，转而系心此书——开斌原拟藏之名山，而同窗皆欲公之于世，以存鉴戒，乃相商筹措出版。以余忝为开斌同舍，相知固深，邀为之序。退思开斌因言获罪，罪从何来？罪有多大？以至必使其付出将大有作为的二十年青春以赎之？赖有当年《新武大》校刊根据录音整理刊发的《吴开斌在武汉大学民主讲坛辩论会上的发言》两篇尚在（见本书附录），读者自可评判，何须余复置喙哉！

李正宇谨识 2007年3月2日

目 录

序 李正宇 (1)

引言：右派帽子谁料从天落 (1)

一 桃李园 (14)

1 发配猪场

2 外勤老王

3 做猪郎中

4 参加“大办钢铁”

5 和唐炳亮教授拉板车

6 曾昭抡教授劳动怪状

7 麻队长的吼声

8 砖场铁面主管

9 汉阳门运沙

二 铁山 (26)

1 茅屋围成的院落

- 2 两干一稀
- 3 “报告班长”
- 4 上铁山
- 5 帮坡
- 6 队长
- 7 鼓动站
- 8 人渣
- 9 争先队
- 10 女子劳教队
- 11 《双炼报》
- 12 修公路去
- 13 新下陆
- 14 卷扬机房
- 15 蒙赵干事错爱
- 16 筛焦场
- 17 青壁山下
- 18 途遇故人
- 19 小方准备开溜
- 20 戴上手铐
- 21 投入号子
- 22 放卫星
- 23 怀美点忆佳肴
- 24 铐与镣
- 25 收拾小流氓

26 读《苏共新党史》

27 订阅报纸

28 灭虱之战

29 几经播迁

30 狱中奇遇

三 琴断口 (71)

1 先进单位

2 “出差”铁山

3 到沙洋去

四 沙洋 (78)

1 狗日的南瓜

2 难忘棉田

3 大战 36 小时

4 小工和师傅

5 老田上错床

6 右派座谈会

7 劳教队里的大学生

8 几方艳帕出床头

9 劳教队点滴

10 拔棉杆

- 11 冬训
- 12 解除劳动教养
- 13 王云凡老人
- 14 周矶农场之行
- 15 堤上茼蓝
- 16 回广州探亲
- 17 青山农场
- 18 出入都府堤
- 19 “猫”文的悲喜剧
- 20 到广州去

五 广州 (117)

- 1 人户难
- 2 买鱼东堤
- 3 “焖死狗”
- 4 右派学习班
- 5 他影响我的 Xing 生活
- 6 发愤学粤语
- 7 劳动服务站
- 8 乐在车辆段
- 9 工务段运料车
- 10 学习班扩大
- 11 罗翼群老人

- 12 笔耕为辅
- 13 做“摩罗差”
- 14 康文心老人
- 15 1966年8月19日
- 16 戴惠琼教授
- 17 无家可归
- 18 流浪
- 19 坐以待旦
- 20 住到“司令”楼上
- 21 渡海不成
- 22 卖血为生
- 23 蜚居石牌
- 24 街头风景线
- 25 红海洋
- 26 子宫托
- 27 打 PiangPiang
- 28 觅食艰难
- 29 卖衣服和打石头
- 30 重温英文
- 31 戴教授地府还阳
- 32 文化饥渴
- 33 清查户口
- 34 学习班风光（上）
- 35 学习班风光（下）

36 战备疏散

六 粤北山村 (239)

- 1 此行何处
- 2 此处何似
- 3 劳动和工分
- 4 草多是公家的
- 5 碗口粗的柴
- 6 天堂门外
- 7 疗病金塔水
- 8 地下黑郎中
- 9 山村客家女
- 10 传统和罗曼蒂克
- 11 “蚊帐戏主”阿长
- 12 看那一片绿云
- 13 文化绝缘
- 14 农业学大寨
- 15 半夜抄家
- 16 种杉树
- 17 山间呆霸王
- 18 “义务工”
- 19 归心
- 20 摘帽

附录 (312)

吴开斌在武汉大学民主讲坛辩论会上的第一次发言 (1957年
7月10日)

吴开斌在武汉大学民主讲坛辩论会上的第二次发言 (1957年
7月11日)

后记 (367)

引言：右派帽子谁料从天落

一九五七年，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突然“右派”（当时不加引号）成堆。全校有多少？不确知，据谓几百。中文系三年级有个黑窝，从里面挖出了以我为首的《火焰报》反党小集团，三十几个学生中打出了十几个右派，外带两三个“中右”¹。我所住的新一栋 209 号房，其中五个中三学生四个是右派，几乎全烂掉了。而 209 号这班人，原来还被视为政治、业务都较好，由上头指定，担任一对一在学习上帮助朝鲜留学生的辅导员，从入校之日起即膺此重任和信任的。问题很严重，太严重了！

揭发我的材料上了省、市大报，京城大报；我的言论收入了专书，武大一本，省里一本，中国青年出版社据全国的典型材料编出了一本书，讴歌青年中的英雄，痛斥青年中的败类，我在败类之列。我的家人一时目瞪口呆，亲友大多立即以背相向，正热恋中的女友在椎心之痛后终于弃我而去。灭顶之灾！先是将我淹得七荤八素，继以二十年的戴罪生涯。虽侥幸苟延至今，已发苍苍，视茫茫，齿牙动摇矣。每当明月在床或秋雨敲窗之际，偶尔往事浮现心头，颇有隔世之感。

¹ 有人回忆说，划“中右”的远不止此数。

1 中文系三年级

中文系三年级的学子们是一九五四年入学的，三分之一是调干生（说是调，其实还是考进来的），其中颇有一些是怀抱理想而来，期望学成后施展抱负兼以报效国家的。应届生则以湖南籍居多，亦颇有才俊。入学后经批俞平伯、反胡风及肃反运动，一直很紧张。进入一九五六年，水流变缓，各方面渐见宽松。双百方针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如天际出彩霞，万众仰看，大受鼓舞并萌发希望。从校外又传来独立思考之风，干预生活之议。思考什么，除了刚结束的批这反那之外，苏共揭露斯大林问题，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等亦不能视而不见，见而无所思。如何干预？中国读书人崇尚的传统是“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，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是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希望议于野而闻于朝，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中文系对此感受尤深，寄望尤切，无非这些本来包含在其日夕诵读的功课中。

心有所思，久憋不能，于是发为饭后睡前的议论，并逐渐敢批评大人物，非议苏联老大哥。而且自认为用意纯正，勿须遮掩、避忌，中三尤其是209房就逐渐问题外泄并引起注意了。

2 和哲学系混战

武大哲学系复办不久，据说调干生多，党团员多，力量很强。他们挨意识形态最近，而和各种错误作斗争又视为其

天职，不过彼此素无往来，只是同在一个饭堂吃饭而已。

谁知有天他们要来和我们辩论“国内外大事”了，辩论地点在南一楼某间课室，他们以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似乎有备而来。中三人被视为“歪嘴和尚”的乌合之众无路可退，仓猝应辩。我们未想到做记录，具体细节已难追忆，“国内外大事”无非上述种种。分歧在他们是之而我们非之。一上来他们的火力很猛，“和尚”的阵脚有点乱。我记得对方有位高身段、美姿容的男士引经据典，头头是道，潇洒从容，是重炮手无疑也。情况不容犹豫，他一讲完我就硬着头皮接他的话茬，以眼前实情和草民常思去驳他悬在半空的崇论宏议。“和尚”们也兴奋起来，相继而上，七嘴八舌，与对方混战。最后的结局是他们未能如愿奏凯得胜回朝，我们还略占上风。除了他们实力不均，强者仅为个别以外，关键是他们主要搬书本道理，我们则举生活实例。

“嘴仗”小胜之后，我们不免欣欣然，觉得真理是“坐在我们家炕上”哪！

3 出头鸟的歪联

快意了一阵之后，一切平静下来，世事依旧。书生空论，于世何补之有！

一九五七年春节前一两日，岁暮年残，一片凄清，不少人回家回乡过年去了，我歪在床上百无聊赖，乃起坐桌边拿张纸乱画，突然动念何不写副对联玩玩以消寂寥，遂以穷酸秀才只有老酒破书就马马虎虎过个新年为辞，凑成一副歪联，横批想不出，借用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。递给室友意

博一笑。室友笑，称好，提出写而贴之。年轻人说干就干，谁也未多想其他。

就艺术论，此联为拙劣之作，内容更经不起推敲，实情是书本不破，酒则乌有，属“文人的大话”。况饭堂春节照例加菜，情景并不凄凉。但对联又确乎多少反映了书生自感无力的心情，牢骚中亦夹杂着玩笑成分。如此自我暴露无异于伸长颈子去做出头鸟，其糊涂可谓一流。

同级同学当然看到了对联，外级外系也有特意来看的。我们没有把它当回事，一如小孩的恶作剧，玩过即罢，不复在心。

4 李达校长召见谈话

一九五七年春季某日，突然通知，说李达校长要找中三的几位同学谈话，大半是209号的。我想这下可得“吃熏鱼面”（湖北方言：挨训）了。吃就吃吧，吃完校长的“面”再说。

校长在他寓所的小客厅里接见了我们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咫尺之内，和一位曾参与建党的“一大”代表谈话。他略显老态，头已谢顶，说话很慢，乡音未改。开场他自叙年来健康不佳，一餐只能进三只水饺或一个鸡蛋，胃纳甚差。又说因忙于写书开会，对学校情况知之不多，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，有什么但说不妨。面对这样的蔼然长者和他近乎自我批评的口气，我们原先的紧张顿时消除了。

到我们就近期所思所虑侃侃而谈时，他一直静静倾听，偶作简单插话，自始至终，他没有指责，也没有批评我们一句。

老校长是见过龙虎风云，翻过筋斗来的，以他洞明世事的法眼，对我们几个小猢猻的里里外外，哪里会看不透？毕竟他也是由少而壮而老的。他的不轻易表态也许有某种难处，或者是哲学家的素养使我不想轻易作出结论。

多年后我听说老校长在“文革”初期即受迫害悲愤离世，“罪状”之一是包庇右派尤其我，据说在校方讨论对我的处理时，他提了一点不合时宜的温和意见。

5 奉邀到刘真书记家“坐坐”

校长召谈之后不久，武大党委书记刘真邀我到他家去“坐坐”。刘书记其时大概四十来岁，说话和气，不摆架子。他边给我倒茶边自我介绍，说原来在部队，后转到沙市当市长，新近调来武大，对学校的历史和现状，对办教育和同知识分子打交道都不熟悉，一切要从头学起，欢迎我知无不言，多提意见等等。

我这个人有点吃软不吃硬，听他说话诚恳、谦和，倒弄得我不好说什么，唯唯而已。他客厅里有擦小报，我拿起上面的一份来看，见报头有“参考消息”四字，内容很吸引人，公开报纸见不到。原来内部还有这么一份报纸！他见我很感兴趣，说如果你喜欢以后可以来这儿看。我向他表示谢意，但并未再登书记之门。